

名譽主編・季羨林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

四川民族出版社

名譽主編・季羨林

主編・徐麗華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 (漢文版)

《第七冊》

四川民族出版社

國家民委『十五』重點文化項目



本冊目錄

五代史補

〇〇一

通志·北齊紀

〇三一

通志·後周紀

〇六一

五代史纂誤

〇八〇

星命總括

一一〇

九國志

一五四

歷代史表

二二七

漢書·儒林傳

二七二

漢書·循吏傳

二八六

漢書·酷吏傳

二九四

漢書·貨殖傳

三〇五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

總類·綜述

〇〇二

漢書·游俠傳

三一二

漢書·佞幸傳

三二〇

皇明九邊考

三二七

學海類編·五國故事

四四四

朔方新志

四五九

花馬池志

六三二

土官底簿

六六五

正升史纂類

〇八〇

藏志·翁同龢

〇六一

藏志·北齊書

〇三一

正升史纂

〇〇一

本冊目錄

潯陽陶岳撰

五代史補

五代史補序

潯陽陶岳介

五代之相承也其闢土則不廢享祚則非承干戈尚教未浹於華夏雖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軍旅勢不兩立其史書漏落尤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誕膺寶命廓清區宇萬邦輻輳以入貢九流風動而觀政五代之書必然改作岳自惟淺陋久居冗散一札詔下恐非秉筆之數因思自幼及長侍長者之座接通人之談至於諸國竊據累朝創業其間事迹頗曾尋究因書其所聞得百餘條均其年代爲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雖同小說頗資大猷聊以備於闕遺故不拘於類例幸將來秉筆者覽之而已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壬子序

卷第一

梁 二十一條

五代史補序一

太祖應識

太祖文健兒面

景翔裨贊

王彥章入軍

楊凝式停狂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詐盲

朱瑾得戰馬

錢鏐弭謗

王建犯徒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鍾傳重士

羅隱東歸

鄭準作歸姓表

曹唐死

杜光庭入道

叅朱先生上昇

上藍遺鍾傳偈

僧貫休入蜀

貫休與光庭嘲戲

陳黯善對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

五代史補

〇〇一

卷第二

後唐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淮南寫太祖真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爲縣令所諷

明宗入倉草場

秦王撮禍

高季興據荊州

王氏據福建

孟知祥兩代讖

孟知祥般家

孟知祥平董璋

錢鏐患目

房知溫從事入冥

宋齊丘投姚洞天

黃損不調

何仲舉及第

徐寅擯棄

黃滔命徐寅代筆

敬新磨狎侮

僧昭說踏錢

五代史補目錄

卷第三

晉二十條

高祖先兆

少子不召桑維翰

桑維翰責張彥澤

李壽納命

馬希範奢侈

丁思僅謂馬希範起義兵

馬希範殺高郁

李昇得江南

李瀚作錢鏐碑

馮道修夫子廟

歐陽彬入蜀

戴偃抗棄

安重榮叛

楊光遠叛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羅鄴王戲判

石文德獻挽歌

趙在禮拔釘錢

僧洪道

僧齊己

卷第四

漢二十條

上藍寺石榴識

蘇逢吉際會

樞密使擅替留守

武行德察冤獄

馬希範見高郁爲祟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萼囚于衡陽

高從誨母夢

慕容彥超擒盜

安審琦惡釋氏

梁震禪贊

趙惟則廉介

廖氏世胄

李皐艸謝馬表

沈彬石柳

李中令好戲

李知損輕薄

王仁裕賊頭

馮玉爲馬承翰所議

裴長官捕蝗對

五代史補目錄

第五卷

周二十三條

高祖徵異

高祖征李守真

高祖以識殺趙童子

高祖圍兗州夢文宣王

慕容彥超鐵胎銀

世宗問卜

世宗誅高平敗將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詔陳搏

世宗問相於張昭遠

世宗問王朴運祚

世宗上病龍臺

符皇后志操

郭忠恕責馮道

舉子與馮道同名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

江爲臨刑賦詩

張昭遠疑太玄經

馮吉好琵琶

韓熙載帷箔不修

何承裕恢諧

契盈屬對

僧賦壯丹詩

五代史補目錄

五代史補目錄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

五代史補

五代史補第一

梁三十一條

太祖應識

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幅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識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太祖文健兒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景翔禪贊

本化後字廟諱改作景

景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為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言而喪其寔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王彥章入軍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為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艸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

五代史補

死灰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眾初以爲戲既而彥章果然眾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遽擢用之

楊凝式伴任

楊凝式父弘爲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已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群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供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伴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常命宣州刺史田頌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琰

五代史補卷一

修好於行密元琰風神俊逸行密見之甚喜因其女妻之遂命額罷兵初額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銀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額之師無能爲也且欲譏之於是日休爲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艸爲其禾下加石爲基子左加玉爲琪玉右加月爲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爲舞雲下加皿爲盤益左加玉爲玕玉右加邑爲邢地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艸爲苙下加心爲忘右加邑爲邢左加心爲怊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慙而去未幾額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銀勢力相敵其爲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索爲錢鏐號曰子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額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琰通婚二境漸睦窠眼斫頭之論始止

楊行密詐盲

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爲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痛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牆抵柱至於流血姬妾僕隸以爲寔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識則國家爲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爲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於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鉄槌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咷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卽時升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爲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爲合肥縣手方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簾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於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恕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反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駢死秦彥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朱瑾得戰馬

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爲禮待加於諸將數年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爲報但恨無入陣馬忽忽不樂日晝寢憂老叟負一駝然謂瑾曰君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脫韁報適遇馬生一駒見卧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皆非常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

瑾之來也徐溫觀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于溥嗣位溫與張鎰爭權襲殺鎰自是事無大小皆決於溫既而溫復爲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爲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遠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於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

錢鏐預諺

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沒了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書吏亦以白土書數字於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時人以爲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

王建犯徒

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馬洧爲從事前好詆訐一作建恐爲所讒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洧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洧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洧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洧晏然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王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禮過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爾何謂之過當耶論者多之

鍾傳重士

鍾傳雖起於商賈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傳薦四達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爲潤州管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跡赫可稱者十條列於啟事以投之十啟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嘆謂賓佐曰此啟事每一字可以千錢聞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勸如此

羅隱東歸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爲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所棄每於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群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罷舉東歸焉固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憤然不知所措皆歎曰隱居有賣飯媼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媼歎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爲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邁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給事中初隱之除中書之日費竊因抵魏謁鄴主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叙其家世鄴主爲姬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爾而姬視大玉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爲所薄今惠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爲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於是擁旆郊迎一見即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於鏐謂叔父鏐首用之

五代史補卷一

五

鄭準作歸姓表

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爲文長於箋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嘗被授人懼爲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爲荆南節度使命準爲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略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野雕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黜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狼籍望降封而展寢名非弱越乘舟難旋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又云成爲本姓郭乃冒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甚爲朝廷所重後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覓初學記一部準忿然以爲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爲贖得非方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譏汭不納準自嘆曰若然則非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參佐無狀安可久違請解職汭怒其去潛使人於途中殺之

曹唐死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爲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玄珠一卷台叙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則有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深鎖九門霜又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皆爲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於開元寺三學院一旦臥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至且四向顧視相謂曰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言訖直入唐之臥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閤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已殂免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非賦牡丹乃題女子墮耳

路月茫茫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之言豈偶然哉

杜光庭入道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持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同諸潘尊師便於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說一時之後即有之至於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節臣於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於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爲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揚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它術稱是識者多之

余朱先生上昇

余朱先生忘其名蜀人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先生欲服異人曰今若服必死未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其教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木欲其浮如此者殆一紀人皆以爲狂或聚而笑之而先生之心愈堅居無何因遊峽上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先生異之且問曰如何姓氏對曰石氏此地何所答曰涪州先生豁然悟曰異人浮石之言斯其應乎遂服其藥即輕舉矣

上藍遺鍾傳偈

上藍和尚失其名居於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大爲鍾傳所禮一旦疾篤往省之且曰老夫於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偈相付耶上藍強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來年二三月

柳條堪作打鍾槌，傷終而卒，傳神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帥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爲楊氏有。打鍾之傷，人始悟焉。

僧貫休入蜀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有逸才，長於歌詩，嘗遊荆南，時成汭爲荆南節度使，生旦有獻歌詩頌德者，僅百餘人，而貫休在焉。汭不能親覽，命幕史鄭準定其高下，準害其能，輒以貫休爲第三。貫休怒曰：『鑑如此，其可久乎？』遂入蜀，及至，值王建稱藩，因獻之。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遽加禮待，洎僭大號，以國師賜號曰禪月。』

貫休與光庭嘲戲

貫休有機辯，臨事制變，衆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之。一旦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墜，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庭大慙，貫休有文集四十卷，光融爲之序，號西岳集，行於世。

陳黯善對

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速。時年十三，袖卷謁本郡牧，時面上有斑，黯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落才而花，貌何不詠歌？』黯應聲曰：『玳瑁寧堪比，斑犀詎可加。天嫌未端正，教面與裝花。』

五代史補第二

後唐 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太祖武皇帝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於雕窠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訛以諸爲朱，以爺爲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長而驍勇，善騎射，所向無敵。時謂之獨眼龍。大爲部落所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黃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遂拜太原節度使，封晉王。

淮南寫太祖真

武皇之有河東也，威聲大振，淮南楊行密常恨不識其狀貌，因使畫工詐爲商賈，往河東寫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其謀者，擒之。武

西漢書

皇初甚怒，既而親謂曰：『且吾素眇一目，試召亟使寫之，觀其所爲如何。』及武皇按鷹鷹，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真，必盡工之尤也。』寫不及十分，卽階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武皇執八角扇，因寫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謂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盡其臂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於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竝進，期會處不得違。』時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當百。故朱梁累天下而不能禦，卒爲所滅，良有以夫。初，莊宗公子時雅好

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人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齊作故凡所圖戰入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莊宗爲縣令所諫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牟圍舍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予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比屋鬻然動溝塹之慮爲民父母豈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爲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群伶齊進挽住令倖爲詬責曰汝爲縣令可以指麾百姓爲兒既天子好獵卽合多畱閑地安得縱百姓耕鋤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更敢咄咄吾知汝當成罪諸伶亦皆嘻笑繼和於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恕縣令罪

五代史補卷二

明宗入倉州場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起自始也

秦王撥禍

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爲詩判河南府辟高瑩爲推官瑩尤能爲詩實主相趙普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廷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賄從榮所爲皆不悅於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文游者多

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華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此輩以所就之間須來問侯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華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華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華竄於民家且落髮爲僧既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著緋驗其真僞然後用刑華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纔脫白刃難逃觀者壯之

高季興據荊州

高季興本陵州陝右人爲太祖裨將出爲郢州防禦使時荆南成內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爲荆南節度使到未幾會武陵上豪曹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節度使錢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

五代史補卷二

發至逆旅未鹿有姬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起盥嗽畢秉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爾季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

王氏據福建

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畋卒子壻范曄自稱留後潮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爲福建觀察使至其子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弟延均嗣无識誣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爲子景嚴景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隆延義不恤政事國亂爲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言即王氏之遠祖爲道士居於福州之怡山時愛二皂莢樹因其下築壇爲朝禮之所其後丹成冲虛

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於此方者乃自爲識藏之於地

唐光啟中爛柯道士徐景玄因於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詞曰樹枯

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

潮水蕩禍殃巖逢二年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

議者以爲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巖逢二年間

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以一地爲其所有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

審知也代代蓋兩世之稱也封崇不過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潮

嘗假道于洪州時鍾傳爲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

接必爲已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蓋者通於術數動皆先知大爲鍾

所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

不敢隱蓋以告之上蓋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緣必變彼時作

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福去矣於是傳加

以援送及審知之嗣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

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常與上蓋所知乃使人賁金帛往遺之號曰

送供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蓋以十字爲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

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

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無姓錢者必爲子孫後世

之憂矣至延義爲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

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

是福州果爲錢氏所有入腹之識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

矣

孟知祥兩代識

孟知祥之入蜀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泊抵成都值晚且憊于

張峇曰盡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其後果兩世而國滅

孟知祥般家

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

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爲賂重誨喜而爲敷奏詔

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

有此誰知只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

孟知祥平董璋

孟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爲送

死諸將兩端季竊爲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祥欲示閑暇自

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輒誤書董爲重字不悅久之竊在側

大喜且引諸將賀於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竊曰其

董字艸下施重今大王去艸書重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於

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錢鏐忠目

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

術在於用針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

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於壽幸思之鏐曰吾

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爲鬼不亦快乎既

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

鏐卒

房知溫從事入冥

房知溫爲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有從事

張澤者素好嗜驚忽暴卒但心頭微暖家人未卽殮經宿而活自

云爲泰山所迫行未幾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既見有人衣紫據案

而坐自謂之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驚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按簿引群鬼皆怪狀携以門鑊刀机一作機之具至擒澤投於沸鼎中移時復用鐵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驚之狀既熟諸鬼分噉凡出自鼎鑊至於支解又至於分啖其於慘毒苦痛之狀皆名狀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恕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答曰不敢於是遣去將行府君又於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為吾將此物與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竄于懷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遽使人有昇入府而問之澤僻以所受之苦對仍於懷中探取封物付溫卽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瘧遂擁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之被為火所燒此其是乎遂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溫顛慄不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尚如此老夫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溫稍稍近理

元代史補卷二

本

宋齊丘投姚洞天

宋齊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丘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丘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各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丘用市紙筆為詩咏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蹉跎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丘窘急乃更其故翌日復至其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不如為鬼又云其為

誠懇萬端只為飢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丘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報宿惠許之

黃損不調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為學務於該通嘗上書三書號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於公卿間議者以為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王潮南稱霸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切權要由是眾疾之然以其振朝廷名第不可坐廢踰年始授永州國練判官未幾又得足疾遂退居於永州北滄塘湖上以詩酒自娛先是損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同遊五老峰路遇磐石因憩歇頃之有吏長肅而至亦憩於側損等皆不悅旣而吏指桑維翰宋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各不得其死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名宦不過一方州從事爾宜思之損甚怒吏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者何怒耶三人始異之將再問其事此吏不顧而去其後皆然

五代史補卷二

七

何仲舉及第

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及限李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擯楚焉或有言於臯曰此子雖非能為詩往往間立成希明府一察之臯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敘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為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柳可憐兩片木夾却一枝花臯大驚自為脫枷延上廳與之抗禮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為河南尹尤重士仲舉與張杭州文蔚俱遊其

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爲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雲章句纔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於天策府置十八學士以舉爲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於舉之門下雖策名中朝事舉未嘗暫懈舉感悅遂加引用未幾與之同列及出又爲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已虛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爲輕淺惟李臯獨推許之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足扣地嘆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見取舍其餘奴岳乃間氣爾故仲舉感舉之見知卒能自奮至於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舉有知人之鑒

徐寅擢舉

五代史補卷二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爲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爲唐室復興奉琛爲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閩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於秘書正字

黃滔命徐寅代筆

黃滔在閩中爲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爲代謝職寅援筆而成其略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

非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

鏡新磨卿侮

本紀敬字廟諱改作鏡

鏡新磨河東人爲伶官大爲莊宗所寵惜莊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爲左右侍衛高鼻深目者甚衆加以恃勢凌辱凌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揚言曰此輩雖硬弓長箭今天下已定無所施矣惟有一般勝於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數也衆皆切齒相與訴於莊宗其間亦有言發而泣下者莊宗不悅新磨責之曰吾軍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嘗爲我避諱更罵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卽正色對曰陛下妄矣此輩淚便用桔槔子打亦不出豈能見之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殿上常有惡犬及新磨退一大奮起似欲肆噬新磨意莊宗使之速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縱男女咬人莊宗色變索弓箭新磨遽抗聲

漢古周語

曰臣雖賤與陛下一體殺之不祥問其故對曰陛下改元以同光爲紀年天下謂之同光帝且同者銅也不得鏡新磨銅光何以見耶莊宗又欣然其譴浪狎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

僧昭說踏錢

僧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爲錢塘錢銀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官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卽可鏐喜以爲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是丑爲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

五代史補第二

五代史補第三

晉二十條

高祖先兆

高祖尚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於太原京師夜間狼皆群走往往入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射者分投捕逐謂之射狼或遇諸途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看射狼未幾高祖至益射亦石也

少主不召桑維翰

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甲禦之於中流河橋既而契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維翰罷相爲開封府尹謂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錯口之時乃叩內閣求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退而歎曰國家陷危如此紳澤連客亦宜下問況大臣求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投降於契丹少主遂北遷

桑維翰責張彥澤

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日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生謂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爲報効一旦背叛助戎伙作威爲賊汝心安乎彥澤視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殺

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其視則奄然矣

李壽稱命

李壽帝怒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壽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去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壽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爲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壽潛而取辱耶於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壽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壽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壽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爲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將歷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馬希範奪後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徐振坦都統掌書記李阜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徐仲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銖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玄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其餘列校自袁友恭張少敵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與土木以建康府庭